



表状态或方式的“V1 着 V2”中动词前后位置的制约因素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Constraints on the Position of Verbs in “V1 zhe V2” expressing mode-manner

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ข้อจำกัดเกี่ยวกับตำแหน่งของคำกริยาใน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V1 zhe V2"
ที่แสดงถึงสภาพ-วิธีการ

คุณ เอนเกีย

KHUN NGHIA

清迈大学、人文学院

Faculty of Humanities, Chiang Mai University

E-mail: yikun68@yahoo.com

Received: 14 September 2021 / Revised: 28 September 2021 / Accepted: 30 September 2021

摘要

在 V1 表示 V2 的状态或方式的“V1 着 V2”结构中两个动词的排列顺序的规律是一个尚未深入研究的话题。基于对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数据的分析，本文力图对制约两个动词前后位置的机制进行研究，并指出制约两个动词在排列顺序上的主要因素是动词的内部过程结构：一个动词的过程结构的起点越强，它的续段就越长，就越含有状态义，使它更容易充当 V1。相反，一个动词的过程结构的终点越强，就越含有动作义强到变化义的特征，使它更适合充当 V2。本文希望能提高汉语学习者对该结构的理解，帮助教师更好地解释该结构的使用错误和使用条件。

关键词：制约因素；动词内部过程结构；形象特征；动词与宾语的语义关系

ABSTRACT

As the order of the two verbs in the "V1 着 V2" structure in which V1 represents the mode or manner of V2 has not been studied in depth,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that restricts the front and back positions of these two verb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Corpus of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internal process structure of the verb is the main factor that constraints the order of the two verbs: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ception strength (starting time) of a verb process structure, its duration (continuous phase), and the amount of

mode-manner meaning shown. These conditions make it easier for a verb to serve as a V1. On the contrary, stronger ending times of a verb process structure and a high number of features (strong 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meanings) make a verb more suitable to serve as V2. This paper hopes to enhance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understanding of this structure and to help teachers to better explain students' common errors of this structure.

keywords: constraining factors, internal process structure of verbs, image features, semantics of object

บทคัดย่อ

เนื่องจากลำดับของคำกริยาใน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V1 着 V2" ในแบบที่ V1 แสดงถึงสถานะหรือลักษณะของ V2 ยังไม่มีการศึกษาในเชิงลึก งานวิจัยฉบับนี้จึงมี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เพื่อวิเคราะห์ทั่วโลกที่กำหนดตำแหน่งหน้าหลังของคำกริยาทั้งสองนี้ จากการศึกษาวิเคราะห์ข้อมูลที่รวบรวมจาก Corpus of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พบว่าปัจจัยสำคัญที่กำหนดตำแหน่งหน้าหลังของคำกริยาทั้ง 2 คำนี้คือ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ที่แสดง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ภายในของคำกริยาทั้งสอง เมื่อคำกริยาตัวนั้นแสดงถึงจุดเริ่มต้นของ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กริยายิ่งชัดเจนมากเท่าไร ความต่อเนื่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ของคำกริยาตัวนั้นก็ยิ่งยาวนานขึ้น และยังสามารถแสดงถึงสภาพของ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ได้ชัดเจนยิ่งขึ้น จึงสามารถวางคำกริยาที่มีลักษณะดังกล่าวในตำแหน่ง V1 ได้ง่ายขึ้น ในทางตรงข้าม เมื่อคำกริยาตัวนั้นแสดงถึงจุดสิ้นสุดของ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กริยายิ่งชัดเจนมากเท่าไร จะยิ่งแสดงลักษณะของ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ที่เด่นชัดมากขึ้นไปจนกระทั่งแสดงถึง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หลังจาก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นั้นเกิดขึ้น คำกริยาที่มีลักษณะดังกล่าวจึงเหมาะสมที่จะวางในตำแหน่ง V2 งานวิจัยนี้มุ่งหวังให้ผู้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มี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การใช้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นี้เพิ่มขึ้น และ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สำหรับครูในการอธิบายข้อผิดพลาดของการใช้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นี้

คำสำคัญ : ปัจจัยกำหนด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ที่แสดง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ภายในของคำกริยา ภาพปรากฏที่ถูกระบุโดยตัวกริยา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บทกรรม

“V1 着 V2” 是现代汉语谓语句动词连用格式中的一个复杂句，V1 和 V2 之间可以表示不同的语义关系。大多数的学者对“V1 着 V2”结构的语义特点进行分析，并阐释 V1 和 V2 之间的语义关系，指出 V1 和 V2 之间可以表示先后发生关系、同时发生关系，伴随关系、补充关系、动宾式关系、V1 表示 V2 的状态、表示 V2 的目的等语义关系(李向农、张军，2001；彭育波，2004；许卫东、张道新，2002；许娜，2017；王素改，2018)。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的研究对象为 V1 表示 V2 的状态或方式的语义关系，如“坐着谈”、“笑着说”、“提着箱子上飞机”。以下将 V1 表示 V2 的状态或方式语义关系的“V1 着 V2”结构称为“状态/方式结构”。

根据许卫东、张道新(2002)的统计，“状态/方式结构”出现的频率跟“V1 着 V2”所表示的其他语义关系的频率相比，占比例最高(48.47%)，即实用率最高。然而“状态/方式结构”



没受到特别的重视。分析“V1 着 V2”结构的时候，学者一般都把“状态/方式结构”跟“V1 着 V2”结构所表示的不同语义关系放在一起来分析，没有学者单独研究“状态/方式结构”。“状态/方式结构”在句法上呈现什么形式上的限制？该结构跟“V1 着 V2”所表示的其他语义关系在使用范围上有什么区别？该结构中的 V1 和 V2 之间有什么制约因素？本文将对最后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即“状态/方式结构”中的 V1 和 V2 应该具备着什么样的性质？两个动词出现的顺序（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受到什么样的制约因素？

关于“V1 着 V2”结构中 V1 和 V2 之间的制约因素这个问题，却很少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大多数学者是对“V1 着 V2”结构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并阐释“V1 着 V2”之间的语义关系。李向农、张军（2001）指出 V1 一般是肯定形式而 V2 可以是肯定或否定形式，如：躺着睡/躺着不睡，V1 一般应为持续性动词，这类持续性动词大部分表示动作连续、持续，如：笑着问、站着聊。但部分表示动作间断持续的动词也可以进入 V1 的位置，如：跳着唱、敲着喊。进入 V2 的动词较为实在的动作义，一般是持续性的动词。能愿动词、表示属性或关系等动作义极虚的动词不能充当 V2。侯友兰、徐阳春（2002）分析“V1 着 V1 着 V2”这个结构时指出动词 V1 具有[+动作]、[+动作持续]、[+瞬间反复多次]、[±移动]、[±带受事]、[-一次性瞬间完成]的语义特征。许娜（2017）认为 V1 的语义特征却是[+虚化]、[+动态]和[+静态]。张琬（2013）从“着”的功能角度来分析“V1 着 V2”认为“V1 着”具有三个功能，即表示动作持续功能，两项动词之间是伴随发生的关系；表示降级地位功能，是标记 V1 处于次要地位的动词，如炒着吃。“炒着”和“吃”有同一个宾语，但该宾语只能出现在“吃”后边，因此由于在形式上共享宾语，V1 和 V2 在形式上变得更为凝聚，功能上更倾向于单动动词，具有作为一个状中结构的基础；表示抽象情状，由“着”字标记降级动词功能，“V1 着”可以表示 V2 的方式情状，如“偷着吃”中，动词“偷”含有明显的[+不公开]情状义，那么，这种 V1 的情状义就会在“V1 着 V2”结构中被激活，而原本的动作义就隐退了。

可见，这些研究侧重于 V1 的语义功能特征以及 V2 所表示的实在动作义，却没有分析“V1”和“V2”之间的制约因素，也就是说，为什么可以说“站着聊、听着音乐学习”而不能说“×聊着站、×学习着听音乐”？什么因素使得“聊、学习”不能出现在 V1 位置？丁加勇（2001）详细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 V1 表示 V2 的状态或方式这个结构中，V1 和 V2 的制约因素就是“弱—强”模式，既 V1 表达的动作性总要比 V2 的弱，如躺着看书，“V1 躺”要比“V2 看”弱。当 V1 是静态动词的时候，这确实符合这种现象，但是当 V1 是一个动态动词的时候，就会引出哪个弱哪个强的疑问，如：追着问，按人们对这两个动词的观念来看，“追”的动作性要比“问”强，可是该文章却认为“追”是比“问”要弱，因为当动态的 V1 和动态的 V2 搭配时，由于“着”强制地使 V1 成为一种动作方式/状态，从而使 V1 动作弱化，也构成了一种弱强式搭配。我们认为这种解释会引起两个问题：首先，由于“着”使 V1 动作弱化，那么所有的动词都可以当 V1，因为加上“着”就会弱化，也就是说 V1 和 V2 之间的这种制约因素也不必存在，因为 V1+“着”总会弱于 V2；其次，研究 V1 和 V2 之间的制约因素是以 V1 和 V2 本身的性质特征为起点，而不是 V1 或 V2



进入某个结构后所表达的特征，也就是说“V1+着”结构的特征不是 V1 的性质特征。因此，我们认为“弱一强”模式这种观点还不能全面地阐明 V1 和 V2 之间制约因素的问题。

另外，提到“状态/方式结构”，大多数学者都以不带宾语的 V1 为研究对象，如走着吃、蹲着学习、坐着聊等等，而对带着宾语的 V1 的分析却不多或不够深入。然而在“V1 着 V2”结构中 V1 带着宾语的结构呈现一些值得去探讨的语言现象，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听着音乐学习”而不能说“学习着听音乐”，也就是说 V1 和 V2 之间不能倒序，但是我们却可以说“吃着晚饭看电视”，也可以倒过来说“看着电视吃晚饭”。这个问题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更为突出，因为大多数的教材中，当学到怎么用“V1 着 V2”这个结构时，一般都简单解释为表示两件事同时进行，V1 可理解为 V2 进行的方式或伴随形式。这种解释容易造成学生对“V1 着 V2”结构的误解：既然这个结构用来表示两件事同时进行，就像“一边……一边”结构一样，可以说“我喜欢一边跑步一边听音乐”，当用上“V1 着 V2”结构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病句：“×？我喜欢跑着步听音乐”，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喜欢听着音乐跑步”。使用“状态/方式结构”的时候，V1 和 V2 什么时候可以倒序？动词之间有哪些制约因素使它们在前后位置上受到影响呢？这些语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一、“状态/方式结构”的限定

根据最近这几年对“V1 着 V2”的研究，该结构在句法上可分为不同的结构类型，即状中结构、连动结构、动宾结构和递系结构。“状态/方式结构”属于状中结构。要判断某一个“V1 着 V2”是不是“状态/方式结构”一般都是以语义为出发点，认为 V1 是对 V2 的描述和修饰，两者语义地位不平等，是修饰和被修饰关系，可以用“怎么、怎样、如何”或者“以什么方式/状态进行 V2”来提问：

- (1) 坐着车去 → 怎么去？
- (2) 跳着走 → 怎样走？
- (3) 蹲着玩 → 以什么方式/状态来玩？

然而使用语义给“V1 着 V2”分类会遇到一些含有歧义的结构。王改素（2018）认为“哭着回家”既可以是“状态/方式结构”，表示以“哭着”的状态来修饰“回家”，但也可以是动宾结构，表示为了能够作 V2 而作 V1，即为了回家而哭。许娜（2017）认为结构之间存在很多交叉部分，这是因为语言是动态的，语言焦点在不同的场景中会对语义产生影响。她指出“赶着走”在不同的场景可以是偏正结构（你收拾快一些，马上赶不上火车了，我赶着走呢！（许娜：58）），或者是递系结构（他轻蔑地说：“难道你是一个黑奴，让人用棍子赶着走？”（许娜：58））。然而吕叔湘（2008）、李向农、张军（2001）、彭育波（2004）、胥娜娜（2019）等学者却认为“留着吃、赶着走”是连动式，不是偏正结构。

另外，语言学界对“状态/方式结构”普遍认同的一个属性是 V1 事件和 V2 事件的同时性。“V1 着 V2”作为最典型的连动结构在时间上呈现着两个动作的先后关系，然而“状态/方式结构”却表示两个事件同时发生，所以可以用“V2 的时候 V1”的方式来判断“状态/方式结构”：

- (4) 穿着短裤打球 → 打球的时候穿短裤
 (5) 笑着看你的痛苦 → 看你的痛苦的时候笑

然而张琬（2013）认为在“状态/方式结构”中 V1 和 V2 的时间关系已经弱化，凸显出的是它们的主次关系，容易形成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的关系，所以“炖着吃、炒着吃”这类“V1 着 V2”属于“状态/方式结构”：虽然“炖着吃、炒着吃”在时间上显示先后关系，必须先炖或炒以后才可以吃，但是由于“着”具有标记降级动词的功能，V1 后不能加宾语，“V1 着 V2”结构变得更加紧密，结成一个整体，V1 作为背景信息，处于次要地位。许娜（2017）却认为“炖着吃、炒着吃”不仅是“状态/方式结构”，也可以是表示目的关系的连动结构（为了吃而炖/炒）。

可见，至今“状态/方式结构”在形式上和使用功能上还没有具体地确定下来，判断某个“V1 着 V1”结构是否属于“状态/方式结构”仍有分歧。本文将以最典型的“状态/方式结构”为例，如“坐着谈”，对“状态/方式结构”的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该结构必须具有的特征是：

1. V2 是以 V1 的动作产生出的某种情状/状态或者以 V1 的某种动作方式进行。
2. V1 表示的情状或动作和 V2 表示的动作要同时进行。

缺少其中的一个特征不将考虑在本研究内。那么，“催着说、赶着去”这类表示急忙的状态的“V1 着 V2”，虽然满足了第二条件，但是不符合第一个条件：急忙状态是一种心理活动的状态，不是动作产生出的某种情状/状态，更不表示动作的方式，所以在提问“怎样说？”的情况下用“催着说”来回答，这是不符合问答的逻辑性。同样，“炖着吃、炒着吃”满足了第一个条件，但不满足第二个条件：V1“炖”和 V2“吃”不可能是同时进行的，它们之间体现着时间顺序的先后关系，这类“V1 着 V2”结构暂时将不被考虑在我们分析中。

另外，从形式角度来看，有学者提过“状态/方式结构”中 V2 部分可以由单独动词充当，也可以由动词带上体标记及补语充当，可是我们注意到这两种情况的句法分布不一样，如：

- (6) 竖着耳朵跑。→ ×竖着耳朵并跑。
 (7) 竖着耳朵跑进了赛场。→ 竖着耳朵并跑进了赛场。

(6)中 V2 是由单独动词充当，而(7)中 V2 是由动补结构带上体标记“了”充当。我们发现在(6)中 V1 和 V2 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如连词“并”，可是在(7)中 V1 和 V2 中间却可以。可见，V2 带上或不带上补语及体标记的句法分布是不一致的。我们可以怀疑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类的句型？由于缺少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将以最典型的句式为研究对象，即光杆动词充当 V2 的句型，如“坐着谈”，而不考虑 V2 带着补语和体标记的情况。

二、V1 和 V2 的性质特征

想了解“状态/方式结构”的生成条件就得理解该结构中主要成分的内部构造，而在这个结构里就是 V1 和 V2 这两个变量。以往的研究对“状态语义结构”中 V1 和 V2 的分析都是以静态动词和动态动词这两个相对概念为 V1 和 V2 性质特征进行分析，以及以动词所表达的语义类型给它们分类，如抽象方式义动词、行为动词、感受义动词等等，但是这些动词的表义都是动词外在的属性，不是动词内在的属性特征，而静态和动态这两个概念的界限是比较模糊：当一个动词受到句法上的约束和上下文环境的影响时，该动词有可能属于不同的属性，很难一类以概之，正如丁加勇(2001)所指出：有些动词有静态义和动态义的对立，也就是静态义还是动态义得根据它们使用的语境来确定的。

下面将从动词的内部结构过程入手，指出 V1 和 V2 的制约因素取决于两个动词的内部过程的特征。

(一) 汉语动词的内部结构过程

动词主要的一个性质就是它的体态内部结构过程，即动词在展示它的动作情状时就得展开它的体态特征，而动词的体态过程却有不同展开方式，有的是强调动作的起点 (I)，有的强调动作的终点 (F)，也有的强调它的续段 (D) 等等。动词的体范畴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学者的争论并产生不同的观点和分歧。在本文中，我们将动词体态的内部结构过程分为五大类，是语言学界普遍认同的动词体态类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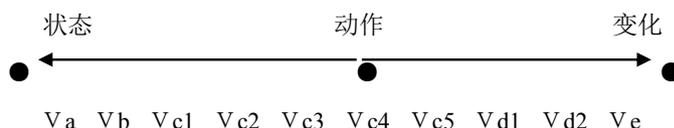
1. 无限结构： \longrightarrow 动词的过程没有起点、终点，在时间轴上没有标记，如：是、等于、以为。
2. 前限结构： I ● \longrightarrow 动词的过程有起点，无终点、续段很弱，如：认识、知道、熟悉。
3. 双限结构： I ● $\xrightarrow{\quad D \quad}$ ● F 动词的过程有起点，有终点和续段，如：打、看、笑。
4. 后限结构： \longrightarrow ● F 动词的过程没有起点，但有终点，续段非常弱如：改变、提高、离开。
5. 点结构： ● 动词的过程强调终点，没有起点和续段。这类动词强调瞬间性，如：毕业、到、发明。

关于确定动词体态特征的标准，我们所关注的是在动词没有受到任何语境干扰的环境下，或者说动词在没入句的情况下，它们内部所展示的体态特征。为此，我们将采纳郭锐(1993)的研究结果。他根据 6 条语言标准有系统性地把孟琮等编的《汉语动词用法词典》里的动词进行细分类，从动词过程的起点、终点和续段进行分析，指出动词在它们所展示的体态过程中不但区别于起点、终点和续段的有无，也区别于这三个属性的强弱不同，归纳出以下的表格：

汉语动词过程结构类型表：郭锐（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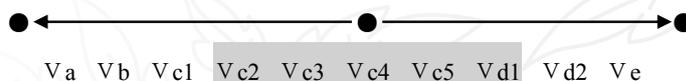
代号	大类	图示	小类	~了	~时量	~着	在/ 正在~	~过	例词
Va	无限结构			—	—	—	—	—	是、等于、以为、作为
Vb	前限结构			I	I	—	—	—	认识、知道、熟悉、当心
Vc	双限结构		1	I	I	—	—	+	相信、喜欢、懂、姓、重视
			2	I	I	+	—	+	有、瞎、信任、爱护、希望
			3	I, F	I	+	—	+	坐、病、醉、承担、昏迷
			4	I, F	I	+	+	+	等、端、战斗、敲、工作
			5	I, F	I, F	+	+	+	吃、烧、搬、看、修改
Vd	后限结构		1	F	F	+	+	+	产生、提高、消失、增加
			2	F	F	—	+	+	离开、灭亡、消除、实现
Ve	点结构			F	F	—	—	+	来、忘、看见、收到、开始

根据该表格，我们可看到郭锐把五个动词体态结构分成十个小类，这十个小类构成一个动词体态过程结构的系统，并且是一个逐渐过渡的连续统。不过，从相似性角度看，这个系统却存在三个典型的过程结构类，形成三个核心，这三个核心之间有明显的差别，即状态、动作和变化。从以下的图可以看到这三个核心和动词体态过程结构的连续统的相关性：



整个系统实际上是以表示动作义的动词（Vc4）为中心，向两极（表示状态义的动词和变化义的动词）过渡的连续统。从 Va 向右，逐渐带有动作义的特征，越向右动作义越强，即终点（F）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最后形成变化义的特征。相反，从 Ve 向左，逐渐带有状态义的特征，越向左动作义越弱，即起点（I）越来越强，最后形成状态义无限结构动词，一般都属于表示关系类或属性类动词。

我们将依据郭锐对动词内部过程结构的分析结果，对“状态/方式结构”中的 V1 和 V2 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Va、Vb、Vc1、Vd2 和 Ve 结构的动词将不被列入我们分析中，因为它们都不能充当 V1（不能与“着”共现），若它们能出现在“状态/方式结构”中也能充当 V2，因此也不存在什么因素使它们处在 V1 或 V2 位置上的问题了。我们重点关注以下五类动词：



上图中用灰色阴影标注出的五类过程结构是可以与“着”共现的动词，也就是说这些动词可以出现在 V1 的位置上。这五类过程结构容纳了以上所提到的三个核心的特征，即状态、动作和变化。Vc2 和 Vc3，虽然是双限结构，但不能与“在/正在”共现，所以其起点特征很强，续段和终点比较弱，Vc2 最能反应这样的特性，因为它们大多数属于心理活动的动词。Vc3 动词的动作义要比 Vc2 动词强一点，都表示比较具体的动作，可以说这些动词既有动作义特征也有状态义特征，即动作一出现就实现，展出的是动作所留下的状态。Vc4 和 Vc5 这两类过程结构是典型的动作义动词，有明显的起点、续段和终点。Vd1 属于后限结构，即起点比较弱，终点比较强，虽然可以与“着”或者“在/正在”共现，表示带有一个渐变的续段过程，但是将突出的是这个续段过程结束后所产生某种性质的突变。

根据这五类过程结构构成三类核心的语义特征，我们根据这三类语义特征把这五类分成三组：

- 第一组 Vc2 和 Vc3，由状态义动词组成。
 - 典型的 Vc2 动词有：爱护，保持、保、留、负担、关心、后悔、坚持、流行、佩服、期盼等动词。
 - 典型的 Vc3 动词有：抱、愁、颠倒、盯、堆、蹲、挂、跪、躺、站、坐等动词。
- 第二组 Vc4 和 Vc5，由动作义动词组成。
 - 典型的 Vc4 动词有：背、奔跑、唱、奋斗、赶、工作、喊、咳嗽、哭、闹、爬、跑、敲、散步、上、睡、跳、玩、洗澡、笑、学习、走等动词。
 - 典型的 Vc5 动词有：办、查、吃、穿、打、读、画、讲、开、看、去、说、听、洗、写、做等动词。
- 第三组 Vd1，由变化义动词组成。
 - 典型的 Vd1 动词有：变化、产生、出现、恢复、缩小、提高、消失、增加等动词。

这三组的动词都能在“状态/方式结构”中出现在 V1 的位置上，我们分析这三组的动词在“状态/方式结构”中充当 V1 和 V2 的排除性约束。以下文章中的例句大部分都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语料库，有少数是从网上摘来的。如果是网络例句，我们会对其进行标注。另外，文章例句中，我们都给动词标上了它所归属的过程结构类型，这些动词的归类标记都来自于郭锐文章中对汉语动词分类的结果。只有三或四个动词（由于不在郭锐的动词列表中）是我们按照郭锐所提出的分类标准给它们归类的。

(二) Vc2/ Vc3 动词与 Vc4/Vc5 动词的组合

在这样的组合中，Vc2/Vc3 动词或者 Vc4 或 Vc5 动词都可能充当 V1，可是最普遍的组合方式是由 Vc2/Vc3 动词充当 V1，而 Vc4 或 Vc5 充当 V2：

- (8) 无论是学习、生活还是纪律，都由老师 “**抱**(Vc3)**着走**(Vc4)”。
- (9) 不大的店堂内散落着近五十位顾客，**站**(Vc3)**着翻**(Vc5)书、**蹲**(Vc3)**着抄**(Vc5)书、**坐**(Vc3)**着看**(Vc5)书。



(10) …还是会在半夜里暗自神伤，落泪!**躺**(V c3)**着看**(V c5)电视…

(11) “是叫我吗？”日吉丸**跪**(V c3)**着问**(V c5)。

根据以上的例句，可以发现没有V c2 的例子，这是因为V c2 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义非常弱，大多数都表示期待义、维护义等心理活动的动词。这些动词充当V1 的时候往往与V2 构成动宾结构，可以用“V1 着什么”来提问（王素改(2018)，苏艳梅(2019)），如：

(12) 时至今日我竟仍**盼望**(V c2)**着穿**(V c5)新衣过新年。

(13) 为何不可**坚持**(V c2)**着学习**(V c4)五个月呢！

能进入“状态/方式结构”这个格式的动词都是表示动作义的动词，虽然V c2 动词可以与“着”共现，说明它含有动作义特征，然而它们不能与“在/正在”共现，这意味着它们所含的动作义太弱，不能够出现在“状态/方式结构”中。

以上(8)-(11)的例句都是由V c3 动词充当V1，这也不奇怪，充当V1 的动词必须含有动作义特征，因为能与“着”共现，同时V1 的使用功能就是表示V2 的某种状态，也就是说状态和含有动作义是V1 需求的两个特性，而V c3 动词正好具备着这两个特性，它是双限结构过程，也就含有动作义特征，虽然动作义不太强，但都表示比较具体的动作行为，另外这些动作本身含有状态义的特征，强调动作展出后所留下的状态，如“他在沙发上坐着”这句话中，体现出的不是“坐”的动作正在持续，而是“坐”的状态的持续。由此可见，这说明为什么V c3 动词很适合充当V1。

另一方面，该组合是否能由V c4 或V c5 充当V1 而由V c2/V c3 动词充当V2？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就用(8)-(11)的例句来试换V1 和V2 中动词的位置，无论在哪个场合都不能成立：

(14) 抱(V c3)着走(V c4) → (14a) ×走着抱

(15) 站(V c3)着翻(V c5)书 → (15a) ×翻着书站

蹲(V c3)着抄(V c5)书 → ×抄着书蹲

坐(V c3)着看(V c5)书 → ×看着书坐

(16) 躺(V c3)着看(V c5)电视 → (16a) ×看着电视躺

(17) 跪(V c3)着问(V c5) → (17a) ×问着跪

(14a)-(17a)的不成立是因为它们背离了“状态/方式结构”所要表示的语义：“V1 着”需要表示某种状态而V2 要表示在V1 的状态/方式中进行某个动作。然而，在(14a)-(17a)中却把具有动作义很强的动词（V c4/V c5 动词都是典型动作义动词，它们过程结构证明它们具有动作义很强的特征，即续段和终点都很强）套入需要表示一种状态的模式，而把含有状态形象的动词（V c3）套入一个需要表示某种动作行为的模式。因此，这样的组合不能出现在“状态/方式结构”中。

从句法角度来看，(12a)-(17a)不能成立的原因是因为在“状态/方式结构”中V2 可以由光杆动词充当，见(12)-(17)，然而V c3 动词在陈述句中一般不能单独充当主要谓语，需要与动态助词、补语等成分共现：

(18) 我已经在外面**站了**10分钟！



(19) 他还在里边**躺着**。

(20)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

既然 Vc3 动词不能单独作谓语，它们也就不会在 V2 位置上出现。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在 Vc3 动词与 Vc4 或 Vc5 动词的组合中只有一个偏好顺序：Vc3 动词充当 V1 而 Vc4 或 Vc5 动词充当 V2，这个动词顺序的出现不能颠倒。

(三) Vc4/Vc5 动词与 Vd1 动词的组合

Vc4 / Vc5 动词既可以位于 V1 位置上也可以位于 V2 位置上，而 Vd1 动词只能位于 V2 位置上，因此该组合的顺序该是“Vc4 / Vc5 + 着 + Vd1”：

(21) 人们都说康有为是**跪**(Vc4)**着造反**(Vd1)的。

(22) 我边扔泥巴边高歌，**跳跃**(Vc4)**着消失**(Vd1)。

(23) 这些格式合同在**发挥**(Vc4)**着提高**(Vd1)交易效率的优点……

(24) 做好这种奶酪“薯片”，**看**(Vc5)**着电影补充**(Vd1)能量，……

Vd1 动词不能出现在 V1 的位置上是与它的过程结构性质有关。Vd1 动词是后限结构过程，起点很弱，终点很强，动作义很强，含有动作结束后产生某种性质的突变。就因为它带有这种变化意义，使它不能出现在 V1 的位置上：V1 应表示某个动作所留下的情状或某个动作的方式，而 Vd1 动词表示动作行为引起的变化性，即 V1 含有动作行为的持续性，而 Vd1 动词含有动作行为的突变特性，两者的含义不一致，是互相排斥的，所以 Vd1 动词不能充当 V1，只能充当 V2。

我们以上的分析没有包括 Vd2 动词，因为 Vd2 动词不能与“着”共现，也就不能充当 V1，但是它跟 Vd1 动词一样可以出现在 V2 位置上：

(25) 地球**绕**(Vc4)**着创造**(Vd2)出来的太阳，转了三十多万次。

(26) 而他总是**笑**(Vc4)**着说服**(Vd2)了老人。

在这种 Vc4 / Vc5 动词与 Vd1 动词的组合中，只有一个偏好顺序，即 Vc4 / Vc5 动词出现在 V1 位置上而 Vd1 动词只能出现在 V2 位置上。颠倒这个顺序不合乎语言规则：

(21a) **跪**(Vc4)**着造反**(Vd1) → × **造反**(Vd1)**着跪**(Vc4)

(22a) **跳跃**(Vc4)**着消失**(Vd1) → × **消失**(Vd1)**着跳跃**(Vc4)

(23a) **发挥**(Vc4)**着提高**(Vd1) → × **提高**(Vd1)**着发挥**(Vc4)

(24a) **看**(Vc5)**着电影补充**(Vd1)能量 → × **补充**(Vd1)4 能量**着看**(Vc5)电影

(四) Vc3 动词与 Vd1 动词的组合

在这种组合中没有组合选择的可能性，Vc3 动词只能出现在 V1 的位置上，而 Vd1 动词只能出现在 V2 的位置上，原因如同第一类组合中关于 Vc3 只能充当 V1 的解释，以及如第二类组合中关于 Vd1 只能充当 V2 的解释：

(27) 大门被打开，河源崎**抱**(Vc3)**着花束出现**(Vd1)了。

(28) 犹如自律的原生生物一样流出了瓶外，颤动(V c3)着形成(V d1)了球形。

当然在该组合中，V d2 动词也可以充当 V2:

(29) 由侍女**挨**(V c3)着**离开**(V d2)。

(30) 而他那时还必须同时**忍受**(V c3)着**丧失**(V d2)母爱的痛苦。

可见，V c3 动词与V d1 动词这一组合也只能有一个偏好顺序，即V c3 动词充当 V1，而V d1 动词充当 V2。

从以上这三种类型的组合，我们可以发现在“状态/方式结构”中 V1 和 V2 的配合要素来自于动词体态的过程结构：动词的起点越强及其终点越弱，它就更容易处于 V1 的位置上；相反，动词的终点越强及其起点越弱，它就更容易处于 V2 的位置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V c3 动词只出现在 V1 位置上，而V d1 只出现在 V2 位置上。至于V c4 /V c5 动词，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V c4 /V c5 动词既可以位于 V1 位置上也可以位于 V2 位置上。那么，如果 V1 和 V2 都是由V c4 /V c5 动词来组成“状态/方式结构”，V1 和 V2 之间会呈现出怎么样的顺序排列的规则呢？

(五) V1 和 V2 都由 Vc4/Vc5 动词组成

V c4 /V c5 动词是属于双限过程结构，是典型的动作动词，所以在充当 V1 的时候，通常表示 V2 在 V1 表示的某种方式下进行，两个动作同时进行。虽然 V c4 和 V c5 动词都能出现在 V1 和 V2 的位置上，但它们之间的布置情况不是随意的，要受到一些参照因素的影响。根据我们分析，这些参照因素主要是：1. 动词的结构过程以及动词所能激活的某种“形象”特征；2. 动词是否带着宾语，尤其是受到影响而引起结果的宾语。根据两个参照因素的效应，我们将分为三种组合来研究，第一是两个动词都不带宾语的组合；第二是两个动词中一个带着宾语的组合；第三是两个动词都带着宾语的组合。

1、两个动词都不带宾语的组合

在这种组合方式中，最常见的情况是V c4 动词充当 V1 而V c5 动词充当 V2:

(31) 我一直一直在哭在笑，恍若回到曾经分手的那个上午，坐在二楼自己房间的床上，握着电话给她**哭**(V c4)着**讲**(V c5)的情节。

(32) “呀！我被压死了！”那老人**喊**(V c4)着**说**(V c5)。

(33) 从文还是眯着眼，**笑**(V c4)着**听**(V c5)，难得插一二句话，……

(34) 再外面是一路追着演员和花车向前**跑**(V c4)着**看**(V c5)的市民，……

以上的例句表明V c4 动词一般都出现在 V1 位置上而V c5 动词出现在 V2 位置上，而且这个顺序不能颠倒(×讲着哭；×说着喊)或者颠倒后不再表示“状态/方式结构”，如“听着笑”，“看着跑”：

(35) “会看上你这种酸不溜丢的小鬼头。”林如是**听着**笑了。

(36) “他就象一头发怒的狮子一样！”站在商林旁边的王学超**看着**跑回来，……



(35)中“听着笑”表示一个结果关系，即听了之后引起“笑起来”的结果。(36)中“看着跑”是一个兼语结构，即看着(他)跑回来。可见，(35)和(36)中的“V1 着 V2”都不表示“状态/方式结构”。

该组合中 V1 和 V2 的制约因素不仅来自于 Vc4 和 Vc5 的过程结构的不同 (Vc4 表现出的终点要比 Vc5 的弱一些)，更重要的是来自于 Vc4 中的动词类型，Vc4 中许多动词都是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的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可以在人的认知理念中展现出一种“形象”。张琬 (2013) 在研究“V1 着 V2”中 V1 当状语的时候指出，V1 必有一定的修饰描写性，如“躺”一定会使我们自然而然地联系到个形象，如四肢伸展或蜷缩，及其相关概念，如“床”“休息”等(张琬, 49 页)。这类动词处在 V1 的位置上很容易形成“状态/方式结构”，这些动词属于我们所说的 Vc3 类动词，过去一般归为状态动词。由此，它们很自然地展现出某种状态的形象也就不奇特。

Vc4 动词不是所谓的状态动词，而是典型的动作动词。然而 Vc4 中的不及物动词，如“哭、笑、喊”等，也能使我们联想到某个形象，如“哭”可以与“悲伤”“痛苦”相连，“笑”往往与“高兴”“快乐”相连，“喊”往往同“声音大”相连。(张琬, 50 页)。与此相反，Vc5 类中的“讲、说、买、卖、听、看”等及物动词本身不带有任意的形象，不能激活某种具体的形象，也就不能具备一定的修饰描写功能。所以，以上(31)-(34)的例句中这些 Vc5 类的及物动词不能出现在 V1 位置上，只能出现在 V2 位置上。

当然如果两个动词都是 Vc4 类的不及物动词，都能激活某种具体的形象，那么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两个动词之间就没有相互制约的情况了，两个都能出现在 V1 或者 V2 的位置上，如“爬着走、喊着跑、拍着手笑、跳着走”等都可以颠倒说“走着爬、跑着喊、笑着拍手、走着跳：

- (37) a. 这份电报差点叫他扭了腰，后半生**爬**(Vc4)**着走**(Vc4)。
 b. 爬楼梯减肥是跑着爬还是**走**(Vc4)**着爬**(Vc4)? (摘自网络)
- (38) a. “幸福!”牛犊**喊**(Vc4)**着跑**(Vc4)过来。
 b. 西鲁村的人去赶集，集市上有人**跑**(Vc4)**着喊**(Vc4)。
- (39) a. 老八走近了，孩子们便开始**拍**(Vc4)**着手笑**(Vc4)，……
 b. “你说得太对了!”欣然**笑**(Vc4)**着拍手**(Vc4)，表示由衷赞同。
- (40) a. 即便是外出开会，参加表彰，他一样**跳**(Vc4)**着走**(Vc4)。
 b. 初学广场舞就这样**走**(Vc4)**着跳**(Vc4)吧! (摘自网络)

由此可见，该组合中 V1 和 V2 的制约因素来自于动词本身是否能在人们的认知中激活某种具体的形象，从而具备着一定的修饰描写的功能。由于大多数 Vc4 动词本身都能体现出具体的形象特征，而 Vc5 动词因是及物动词而激活不了某种形象特征，所以在该组合中 Vc4 通常处在 V1 位置上，而 Vc5 处在 V2 位置上，并且该顺序不能颠倒。但是如果 V1 和 V2 都是由 Vc4 的不及物动词组成，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两个动词不会受到制约排斥，即可以充当 V1 也可以充当 V2。



2. 两个动词中一个带宾语的组合

在一个带有宾语的动词与一个不带宾语的动词的组合中，“状态/方式结构”中 V1 和 V2 的制约情况比较复杂。经过研究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 Vc4 动词还是 Vc5 动词，带上宾语的动词往往处于 V1 的位置上：

- (41) 来记录**喝**(Vc5)**着咖啡聊天**(Vc4)晒太阳，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堤防。
- (42) 问她画里画外的事情，她都是**唱**(Vc4)**着歌回答**(Vc5)。
- (43) 一个在用勺子挖玉米吃，另一个**瞪**(Vc4)**着眼睛看**(Vc5)。
- (44) 人家每天用跑步机跑步，我每天**扛**(Vc4)**着跑步机跑步**(Vc4)。
- (45) 当她母亲**咋**一声惊呼时，她会**皱**(Vc4)**着鼻子笑**(Vc4)。

“状态/方式结构”的一个使用功能就是它的对比含义，是从既定的不同情状中选取最适当的一个来附加信息修饰 V2 动词，比如当提出“坐着说”，就含有表示说话的时候是坐着的状态，不是站着或者躺着的意思。同样，我们以上提过表示动作义的不及物动词可以激活出某种形象，而“状态/方式结构”的对比含义就是由在同一个领域的不同形象中选取一个适当的形象的这种意图所引出的对比现象，如(31)中“哭着讲”含有不是以笑或者愁等情态来讲而是以哭的情态来讲；再如(34)中“跑着看”是表示不是以走或者跳等行为来看，而是以跑的行为而看。

可是表示动作义的及物动词在一般的情况下本身不附加任何形象或者说不含有一种明显的形象。然而我们都知道一个及物动词可以根据跟它搭配的宾语而表示不同的语义，而在动词-宾语的某种搭配过程中可激活出该搭配中的某种形象，如动词“看”本身所引出的形象不明确，而给它搭配上宾语时，它所启动的形象就具体多了，例如“看电视”引起坐在屏幕前的形象，“看美丽的风景”引起心情舒畅的形象，“看比赛”引起紧张呼喊的形象等等。

动词带上宾语所产出的信息量比单个动词所产出的信息量要多。信息量越大，所激活的形象就越详细、越具体，而形象越具体就越容易处在 V1 的位置上。这表明为什么带着宾语的动词往往要处在 V1 位置上，而单独动词处在 V2 位置上。即使单独动词是富有形象的不及物动词(如喊、跑、笑等)，在该组合中也会处在 V2 的位置上：

- (46) 但叭的一声，早被一枪打倒，杜平**举**(Vc4)**着枪喊道**(Vc4)。
- (47) **听**(Vc5)**着歌跑步**(Vc4)可以多跑一公里。(摘自网络)
- (48) 我脑子里经常会出现**妖摆**(Vc4)**着嘴巴笑**(Vc4)的画面。

要特别注意的是，不是所有带上宾语的动词都能出现在 V1 的位置上，有的动词即使配上宾语也不能激活出某种形象，尤其是表示抽象义的宾语名词都不能出现在 V1 位置上。以“看”这个动词为例，以上我们说过单独动词“看”不能出现在 V1 的位置上，因为不能启动某种具体的形象，这时动词“看”得处于 V2 位置上(49a)，而带上一个具体名词“电视”当宾语，构成“看电视”，这个动宾结构就能激活一定的形象，这时“看电视”可以处于 V1 位置上(49b)。可是如

果给动词“看”加上一个抽象意义的宾语，如“你的痛楚”，那么这个动宾结构缺乏启动某种形象，也就不能出现在 V1 位置上 (49c)：

- (49) a. 再外面是一路追着演员和花车向前**跑**(V c4)**着看**(V c5)……
 b. **看**(V c5)**着电视睡觉**(V c4)啦！希望能真正的新年快乐！
 c. 人家会把你当作主角一样…**笑**(V c4)**着看**(V c5)**你的痛楚**。

(49c)中“你的痛楚”是抽象义的名词，“看你的痛楚”的动宾结构不能激活出某种形象，所以不能充当“状态/方式结构”中的 V1，只能出现在 V2 的位置上，再如：

- (50) 慢慢进逼趋前，**享受**(V c4)**着看**(V c5)**人挣扎的快感**。
 (51) 往后我在梦中**吟唱**(V c4)**着追寻**(V c4)**你远方的踪影**。
 (52) 两年后**吵闹**(V c4)**着说**(V c5)**分手**。
 (53) 脑子也不停地**转动**(V c4)**着想**(V c4)**主意**。

除了表示抽象义的宾语意外，宾语的语义也会起着 V1 和 V2 之间的制约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受事宾语。要特意指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受事”指的是该宾语因受到动词所发出的动作的影响，从而在我们的认知中将引发某种结果。这类动宾结构只能出现在 V2 的位置上：

- (54) 拿着枪整天到山里去**跑**(V c4)**着打**(V c5)**野鸡**。
 (55) 府里的下人穿过了庭院，……，**叫嚷**(V c4)**着抓**(V c5)**刺客**。
 (56) 一群**跳跃**(V c4)**着捕捉**(V c5)**飞蛾**的沙立克鸟紧随其后……

(54)-(56)中的“野鸡”“刺客”“飞蛾”这些受事宾语由于受到动作动词的影响，而经过人们的认知推论将导致某种结果，如野鸡被杀了、刺客坐牢了、飞蛾被吃掉了。也就是说，这类动宾结构在人们的认知中将激活着一种由事件引出某种结果的途径，而不会激活出某种形象作为进行 V2 的一个方式，所以该动宾结构不能出现在 V1 的位置上。

同样，“写小说”“盖房子”等动宾结构中的宾语都表示动词所创出的成果，这类动宾搭配的着重点就在结果的形成，而不是动作进行过程中的图景，因此也激活不了某种形象，该动宾结构只能出现在 V2 位置上：

- (57) 一个人**摸索**(V c4)**着写**(V c5)**小说**，真好累。（摘自网络）
 (58) 每天在外面**晒**(V c4)**着盖**(V c5)**房子**……（摘自网络）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在这种两个动词中一个带着宾语的组合下，情况是比较复杂，而这个复杂性来自于宾语的存在以及宾语与动词所产生的语义关系。在一般的情况下，带着宾语的动词往往出现在 V1 位置上而单独动词出现在 V2 位置上。但是如果是那些激活不了某种形象的动词，即使带上宾语也只能出现在 V2 位置上。另外，如果宾语表示受事义并在人们的认知中能推论出某种结果，那么该动宾结构只能出现在 V2 位置上。



3、两个动词都带着宾语的组合

该组合中 V1 和 V2 之间的制约条件与上一组的相似，即要参考宾语类型和它所表达的语义。我们将分成两个情况来分析：第一是由 Vc4 动词和 Vc5 动词组成的；第二是两个动词都是同一类过程结构组成的，即 V1 和 V2 都是 Vc4 类动词，或者都是 Vc5 类动词。

(1) Vc4 动词和 Vc5 动词的组合

该组合跟以上两个动词都不带宾语的情况一样，带着宾语的 Vc4 动词在一般的情况下要处于 V1 的位置上，而带着宾语的 Vc5 动词往往处在 V2 的位置上：

- (59) 此外她从不**睁**(Vc4)**着眼睛扔**(Vc5)**东西**。
- (60) 徐孺子……看见大伯正**挥**(Vc4)**着斧子砍**(Vc5)**树**，…… (摘自网络)
- (61) 今天来当小白兔吧，**拎**(Vc4)**着篮子采**(Vc5)**蘑菇**。
- (62) 求饿死还要配搭着**闯**(Vc4)**着红灯过**(Vc5)**马路**。
- (63) ……她们**跟随**(Vc4)**着家庭女教师或保姆下**(Vc5)**楼去**。

在这种带着宾语的 Vc4 和带着宾语的 Vc5 的组合情况中，宾语与 Vc4 动词结成时通常表示宾语接受其动作但没受到某种状态的大变化，也没承受某种结果的语义关系。这种动宾结构构成的语义关系比较容易启动出某种形象状态，所以往往处于 V1 的位置上。相反，宾语与 Vc5 动词结成后通常表示宾语接受某种影响而可能引发某种结果，如(59)-(61)；或者表示整个事件对发出动作者产生了某种结果，如(62)和(63)中“过马路”“下楼”都使发出动作者移动到另一个处所。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表示某种结果的语义的动宾结构不能出现在 V1 位置上，只能出现在 V2 的位置上。

(2) 两个动宾结构是同一个过程结构类的组合

郭锐(1993)指出每个过程结构类内部存在着动词之间在动作义强弱上的区别。关于 Vc4 和 Vc5 类，郭锐指出“Vc5 中‘卖、搬、生’带时量宾语时，比‘吃、看、写’更容易指动作结束后经历的时长，这表明前者比后者终点更强。又如‘笑、表演、敲’的动作性显然比同属 Vc4 的‘端、担、等’要强。”(郭锐，第六页)。这意味着在同一过程结构类中的动词带上宾语的时候，根据它们动作性的强弱不同，对宾语产生的影响或对整个事件引发的结果强弱也有所不同，如：

- (64) “你真是老奸！”她**皱**(Vc4)**着鼻子骂**(Vc4)**人**。
- (65) 人们正是从“**背**(Vc4)**着煎饼赶**(Vc4)**市场**”的行动中，……
- (66) **挽**(Vc4)**着奶奶逛**(Vc4)**母校**，形容不出的心情。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发现，V1 对宾语的影响力比 V2 要小，影响力越小就越不能对宾语产生某种结果，这也意味着这些动词的动作义要比处在 V2 中的 Vc4 动词弱，所以能更容易激活出阐述中的事件



的某种情状形象。相反，V2 中的动词“骂”会引起“人”的某种反映，“赶市场”“逛母校”会发出动作者移到另一个处所的结果，这些含有某种结果的动宾结构也就很难处于 V1 位置上。

Vc5 类动词之间也存在动作义的差别，如：

- (67) 他正蹲在水面，慢慢地**泼**(Vc5)**着水洗**(Vc5)**脸**。
- (68) **开**(Vc5)**着电脑写**(Vc5)字不是因为饿，要拿辐射当夜宵。而是因为耳朵很饥渴。
- (69) **听**(Vc5)**着歌织**(Vc5)**围脖**，感觉我特女人很好看！

(67)-(69)中 V2 动词对宾语产生的影响更大，明显地更能致使某种结果来：“洗脸”这个事件在人们的认知中会引出一副干净的脸；“字”“围脖”都是动作所做出的从不存在到存在的成果。而 V1 动词对“水”“电脑”和“歌”的影响力不至于使它们有着某种性质的变化。

但是，当两个动词的动作影响力相差无几的时候，它们既可以处于 V1 的位置上也可以处于 V2 的位置上：

- (70) a. **开**(Vc4)**着汽车打**(Vc4)**手机**，致两车相撞。(摘自网络)
b. 请问这种在高速上打(Vc4)**着手机开**(Vc4)**车**的大巴车司机向哪里举报啊？(摘自网络)
- (71) a. 肖战**走**(Vc4)**着路唱**(Vc4)**歌**也好稳。(摘自网络)
b. 春天到婺源，**唱**(Vc4)**着歌走**(Vc4)**山路**。(摘自网络)

(70)中的 Vc4 动词“开”跟“打”对它们的宾语发出的影响力差别不大，都不会对宾语造成某种结果，所以“开车”或者“打手机”都既可以充当 V1，也可以充当 V2。(71)中的 Vc4 也处于一样的情况。

Vc5 动词也有同样的情况，两个动词之间动作义的强弱性差不多，就会出现既可以出现在 V1 的位置上，也可以出现在 V2 的位置上的现象。需要指明的是由于 Vc5 类中大多数的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义都比较强，往往含有造成某种结果的语义，所以既能充当 V1 也能充当 V2 的动宾结构的情况很少。常见的有“吃、看、听、喝”等 Vc5 动词，它们体态的内部过程所表示的续段比其他同类的动词要长点，所以终点就比其他的弱些，对宾语造成的结果也就比较弱：

- (72) a. 我们在**吃**(Vc5)**着晚饭看**(Vc5)**电视剧**。(摘自网络)
b. ……**看**(Vc5)**着报纸吃**(Vc5)**早餐**！
- (73) a. 一个人**听**(Vc5)**着歌喝**(Vc5)**点酒**，我也喜欢。
b. 我也想满怀幸福感地**喝**(Vc5)**着奶茶听**(Vc5)**音乐**。

在两个动宾结构的动词是同一个过程结构类的组合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个动词的动作对其宾语的影响力很大，含有可能造成某种结果的意思，那么该动宾结构只能出现在 V2 位置上。但如果两个动宾结构对其宾语的影响力都不大，影响力的强弱性接近，这时两个动宾结构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处于 V1 位置上或处于 V2 位置上。



结语

本文章分析了“状态/方式结构”中 V1 和 V2 之间在前后位置的制约排斥，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制约因素，以及它们之间制约排斥的原因。制约两个动词所归处的位置的主要因素是动词的内部过程结构。动词的内部过程结构的性质决定了它在“状态/方式结构”中的位置。一个动词的过程结构的起点越强，它的续段就越长，就越含有状态义，使动词更容易出现在 V1 位置上；相反，一个动词的过程结构的终点越强，就越含有变化义，使动词更容易出现在 V2 位置上：

V1	着	V2
Vc3 动词	着	Vc4/5 动词
Vc3 动词	着	Vd1/2 动词
Vc4/5 动词	着	Vd1/2 动词

这些顺序不能颠倒，否则造成句子不成立，或者颠倒后不再是“状态/方式结构”了。另外，还有三个因素制约了“状态/方式结构”中两个动词的位置，就是动词的形象特征、宾语的有无以及宾语的语义。当 V1 和 V2 都属于 Vc4 或者 Vc5 动词的时候，这三个因素就会起效：

- 两个动词都不带宾语的情况下：
 - 如果一个 Vc4，另一个 Vc5 → Vc4 着 Vc5
 - 如果两个都是 Vc4 → 动词之间没有制约因素 → 顺序可以颠倒
- 如果其中一个动词带宾语：
 - 如果宾语[-受事][-结果] → Vc4/5 + 宾语 着 Vc4/5
 - 如果宾语[+受事][+结果] → Vc4/5 着 Vc4/5 + 宾语
 - 如果宾语[+抽象] → Vc4/5 着 Vc4/5 + 宾语
 - 如果宾语[-抽象] → Vc4/5 + 宾语 着 Vc4/5
- 两个动词都带宾语：
 - 如果一个 Vc4，另一个 Vc5 → Vc4 + 宾语 着 Vc5 + 宾语
 - 如果一个宾语是[-受事][-结果]，另一个是[+受事][+结果]
 - Vc4/5 + 宾语[-受事][-结果] 着 Vc4/5 + 宾语[+受事][+结果]
 - 如果两个动词是同类结构而两个宾语都是[-受事][-结果]
 - 动词之间没有制约因素 → 顺序可以颠倒

从以上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状态/方式结构”中两个动词的顺序不能颠倒，只有两个情况才可以颠倒，即当两个动词都是 Vc4 类的和都不带宾语的时候，以及当两个动词是同类的（都是 Vc4 或者都是 Vc5）并都带着表示不受到动词影响力的宾语。

我们希望该研究能帮助学习者更清楚地理解“状态/方式结构”的使用方法，有益于教师们更有条有理地解释“状态/方式结构”的使用错误和使用条件。另外，也希望能对自然语言信息处理领域有所帮助，为程序提供详细的信息，结构上和语义上的信息越详细，越利于结构形式化，越能让机器准确地理解“状态/方式结构”中 V1 和 V2 之间在位置顺序上的制约条件，从而准确地生成“状态/方式结构”中动词的排序。

参考文献

- 丁加勇. (2001). V1着V2结构的语义框架,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
- 王丽彩. (2008). 《现代汉语方式范畴研究》,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王素改. (2018). 动宾式“V1+着+V2”结构探析,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 许卫东. (2007). 现代汉语中“V1着V2”结构的复杂化,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9).
- 许卫东、张道新. (2002). “V1着(O)V2”结构内部语义关系分析, 《辽宁工学院学报》, (6).
- 刘若杨. (2010). 临摹逻辑层面时序原则的“V 着(N)+VP”格式,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 吕叔湘. (2008).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许娜. (2017). “V1+着+V2”格式的性质和类型探究,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 (1).
- 李可胜. (2015). 连动式的时间模式和有界性的时体语义贡献, 《语言教学与研究》, (2).
- 李可胜. (2016). 连动式的结构机制: PTS、情状机制和 VP 的外延, 《外国语》, (1).
- 沈立新. (2004). “V1着+V2”结构句式“连动”属性的质疑,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1).
- 李向农, 张军. (2001). “V着V”结构的意义关系及结构中“V”的语义特征分析,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
- 陈彦青. (2017). 《汉语连动式语义范畴的认知研究》, 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李恩光. (2012). 认知语法关照下的汉语连动式语义融合探讨,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
- 苏艳梅. (2019). 《“V1着V2”动宾结构研究》, 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琬. (2013). 《连动式到状中式的连续统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侯友兰, 徐阳春. (2002). “V1着V1着……V2……”句式语法语义分析, 《语言教学与研究》, (5).
- 贺茉莉, 周艳华. (2009). 从认知语言学看句法中的顺序象似性, 《中国科技信息》, (3).
- 胥娜娜. (2019). 《“V 着(N)+VP”结构探析及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南昌大学学位硕士学位论文.
- 郭锐. (1993). 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 《中国语文》, (6).
- 袁梅. (2002). 论“V1 着V2”结构的性质, 《唐都学刊》, (3).
- 彭育波. (2004). 《“V1 着V2”结构多角度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Khun Nghia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Faculty of Humanities, Chiang Mai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Linguistics
	Address (地址): The Sky Breeze Condo, Room 608, Soi Prathanporn, Canal Rd., A. Muang Chiang Mai, Chiang Mai 50200